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第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曾子問第七 疏曰鄭目錄云名為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 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祝大音泰士大宰大宗

朕文

訂義註西階南處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
君聽國政毋哭將有事宜清靜也禪冕者接神
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禪冕絺冕也主
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 冕則大夫禪噫歆警
神也恭大人之戶也凡適於殯東明繼體也眾
主人若之親也房中婦人反位反朝夕哭位眾
婦所主也恭而下哩之階間所卿大夫所服禪冕絺冕也者共祝
讀民以禪冕雜註云禪冕者衣禪衣而過冕也禪之爲言禪也天子六禪服大裘爲上其然爲禪
以事華果服之而諸侯亦服為文註云衣衣旨禪之上者則禪以服衣也言服禪衣而若冕故
云禪冕言禪旨取其績絺云諸侯之卿大夫所說禪冕絺冕也言冕也者此言五等諸侯卿鄒

瑣茂同有高歆噫肩發某則則也淵為之是命斯人
宮瑣而素尺亨之般樓氏大無云是竝抆而再匠天
無宮大几二歧凡曰論之人丈士鄉淵鄰下命服唯
几皆大不寸云谷噫語乎歲老服無人註鄉淵此涕
今有士云廣歆祀是云生謂是爨大人云天大鄉見
世几吳瑣二礐神古顏皆噫士并夫自受天大東而
于人前宮尺神之人淵瑣歆則服皆玄玄自服公下
史君下有是也所發死之之爵者玄是是玄玄抵以
既未室几氏樓亨數子蔚發并以是而之是是治上
吾莠並諸云阮謂之曰也三令天鄉下服而歧也淵
抗爾無侯用遐之云噫直所起子四知列下思若民
移於几雖禮禮歆噫天云以云大命抵圖又禮抵是
下下降無天淵令歧喪訊譽大祀是之之大引鄉墓
室室於丈子云作知乎發祖祀是鄉服人宗服則五
之有人當下几是此禮不也評大名也大伯云歸等
几素呂無室長皈數弓知言是大通是於云抵是歧
於几也天衣王令亦云作大歧諸於抵子再自若遐
二寫共莫于眞尺神謂公何人云侯抵則男命歸三服

哭哭之外君考世朝庭其高相以表吉哀此我宜來
即今旦宗持三子之大成走之註事物緒節凡然告
行因于房大家其之夫非皇即亦云即羞亦莛殯祖
朝西朝中飲之繼奠士也筮素小素今如凡於宮讀
奠階夕南父既體帝大祖以凡事凡之忌莛殯凡異
禮前哭西凡然之在殷氏為是謂註告日於宮庭常
謂哭位此室為壹不有以素殯凡云實則殯來為日
一采凡云下是我去廊為凡宮奠表不下來宿朝庭
時反哭房北皇於今虞人設朝凡事得室明時夕氏
奠此而中面走常更始子於之朝謂有所繼其之云
哭朝後歸又非凡特有葬下設夕凡素供體其奠承
丙夕行人凡知莛設凡既室奠相奠凡之也事常虞
事哭朝祫那者之凡然在表之周也人物今以在施
設位奠士君接外於殯殯當凡遠人司如接為不凡
云於朝表之表引殯宮宮何不禮云凡平朝世去莛
遂主奠禮親大尋來凡則以在略也莛常夕于今常
朝不了每又既設當庭有知下以事云皆禮之更於
奠更又日云云之明為之之宗此仍以用燕主特下

其士喪禮奉常朝奠皆先哭後奠皇氏云尊常先奠後哭此謂亡世子生先哭後奠其義非也所主小宰執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其合禮幣於之事是也以知哭之階問者下文云所行亦命祝必告讀奠卒殺齋正藏諸兩階之幣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疏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

殯之事君薨而世子生者按喪禮云子即位不哭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與於春秋之例據左傳桓六年子同生賈杜注云不稱大子者書始生此亦始生而稱世子者彼謂父在始生未命故

並云子此是君覺初生則擧以世子之禮故云世子也凡天子諸侯稱世子春秋經稱王世子曹世子是也卿大夫以下謂之適子喪服云大夫之適子是也若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諸侯亦謂之大子則王制云王大子及檀弓云人子申生是也家子則上下通名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註則言天子以下至庶人是其通名也其春秋三傳世子之例煩而不要今所不用也此論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也卿大夫士等皆衣衰

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袒免明卿大
夫等不袒免也按喪大記云君之喪既正尸卿
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大
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上賓
繼之此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
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
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
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
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若君哭大斂喪大記云
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者彼斂故升堂

非朝夕哭位此為告世子生故在堂下大祝執
士夫為之祝主接神故服祥冕祥冕祭服也以
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
二丈兒神質故用偶數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
階若於堂下告則人遠堂上告則人近殯故升
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宜静故命毋哭
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者謂告殯竟執束帛
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几筵上畢遂哭
哭竟而降階也

疑義疏熊氏云下云殯東則告世子生謂既殯

以後若未瞻之先則世子生亦不告鄉者周禮謂三孤六卿爲九卿鬼神以丈八尺爲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也

建華案子生未有不告文之理熊氏之說非也周止六卿九卿係秦漢之制以爲周禮者誤周禮之詳玄纁說詳士冠禮此又以丈尺分陰陽則又牽合之過耳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

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訂義註三日負子於日也初告生時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奉子者拜哭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注举宗此繼奉子者子為之奠出亦謂朝奠因負子名之奠於禮略也踊云初告生時者以經云知初恐初哭朔[illegible]哭位故以初為告生時也必知告生時

告以告出時此面於西階南北亦云北面故知是告具時也恐是見子段為其緣我云亦謂朝貞以告之之時遂朝莫故云亦謂朝奠知非時莫者在審無時告莫之法故也按内則改左侍經云年跡三月乃名之令此日貞子三日如名之以長事促速於禮簡略不暇詩三月也上見預之時既以名告於云某之子某鄭於此乃鄭名者以經有名文而遂鄭之非謂告小川之時指作名也君氏皇氏以見後乃作名故鄭於此鄭之預

疏此一節論世子

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三日之朝自

眾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子生之儀

也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也按內則云國

君世子生告於君三日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

君三日負之但告時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至

三月為名之時則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略於貞子之時則見也大宰是故今之喪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祥見今得祥見者以奉子接神故服祭服也大宗大宰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反位既言降明其時當在堂此經不云升堂者文不具耳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文奉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箋妻袒踊襲杖拊子衰代子為之子將著衰而已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崔氏云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與於未殯也祝先子從

者祝主接神設先進也訣卽本子次從祝也宰
宗人從者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
後也入門哭者止者入門是入殯宮門也衆主
人及諸目並已先列位而哭令祝宰宗三人將
仔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
生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令三日哀已殺
殺故子入門而哭則上也上云大宰大宗此直
云宰宗人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
此祝先于從者同吉祭之禮設將牲少牢皆祝
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

禮是也今此亦出祭而祝在先者以其主神故也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是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故略而不言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為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立於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北而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告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南也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主哀甚故去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退立於殯東南隅

既饗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說本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按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祝宰宗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踊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及位者堂上階降及東在下者皆

來及朔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朔夕哭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鄉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哀狀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皇氏云子踊不袒若然子初不袒何得後有襲乎皇氏說非也

疑義既此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既禮畢故不用也

廷華案此不言帛下疏所謂何如是也此又問註禮散說而以為不用非矛盾而何且註所謂禮散者蓋以負子名子不異曰言非此之謂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訂義註告生也疏此一節因前論問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者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

同廟主之名故曰禰也然肯云三人皆禰不云禰主者葬時禰主已升經皆以交神用葬竟又收受服喪之大事畢禰主亦無復有事故子生則禰生不服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禰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禰冕者未葬尚禰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執帛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某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取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於禰者葬後事神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月不見也三月

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於禰也從見之人與
亡生不異故不並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哀
經自依常禮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者
名於禰既畢宰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宰命祝
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
相互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云未冀當稱子
某故三日自名之此經既冀稱子不稱名故三
月乃名也
疑義疏鄭云稱世子且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
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並不可不告故

起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於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

延華案世子繼體以為宗廟社稷主此則自當告之互明之說是也又引鄭說而曲為之解謬矣。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訂義註祖奠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冕行又禰告宗廟孝敬之心也命者敕之以其職道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五日者既告不敢久留制幣一丈八尺

疏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者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端衣今視朝而服裨冕之服告接親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齋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言天子於廟受已之禮合諸侯社朝天子為天子將設於廟中受已之禮故諸侯識從之以冕服視朝也接上云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又云命祝史告於宗廟山川足臨再告行云疏行人也禰告宗廟孝就之心也言禰告宗錫則五廟告告也前云告於祖者亦祖禰皆告也大

次其義禮亡既入則有介險扶周禮祭以祀祀令夫
疾內北注文云之在社酒但傳門祀道所亦三那其
亦爲較云鄭氏名言犬牲爲日土云神宇叙公者報
知尸亦以注行未內羊行難使陳出而之之然式眾
之義有等月出間於可告是此李祖後事可不於多
注是尸爵令于天鄭也也以山騎釋出也知事君直
云也改林棧人于注此謹本則牲軷行經狀之出云
伏其詩栒壇門諸牲城米爲祭酒祭引宗不一行五
謂牲生爲尊則侯禮外然小則脯酒軷道廟事式者
伏天民神二行有云之後式軷之廟禮而言且現據
太子云至寸神常行牲索伏山莫依者出命尊在典
於板取此廣之祀謂祭米牲行於注注明那之周周
軷用祇鄭立位在行也類其之軷云祖諸也既語事
上大以釋又在冬者其之上名爲祖道侯令命守者
語於較爲輪廟也之五而使也行始之特者五總言
侯大注軷四門良光祀逆者道始也義行謂大主之
肩人犧祭又外禮其行行爲路也行較爲式大者不
羊云然之周西有古神其軷以春出聘祖軷則史云

詩云取羝以軷為諸侯也卿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軷竟御者以酒祭車軷前及車左右轅木故周禮大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又云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軷即軷大執謂車軾前是也其祭宮內行神之軷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然於六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吳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小[illegible]其神曰景前分祀史告山川雨諸侯揚待告禍乃行也以五日為期若近當乃可就汝告若遠者則當望告皆以五日為限也所以前者為是已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為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而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

疏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子問直云孔子曰者以此與上事連文上既云以名徧告社稷宗廟同論出朝告祖禰之事此乃因上起文也此篇之

內時有如此故下曾子問云除喪則不復昏禮

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又云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於此相離云告

於祖禰告於禰也者言奠於禰亦奠於祖也禪

是謂禪衣而是禪衣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

朔聽事也是皋朱下云親告祖禰則此亦親

告也

疑義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疏案太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諸其任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云官設云民大大皇民熊氏以此為諸侯禮不愿用牲設記當為制其天子則壹用牲以無民云鄉說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是周牲第不破牲字是天

子用牲幣之必知天子用牲者挍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爲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大子諸侯亦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則入祭而已故特禮既設而反奠用牲也
是革宗五官見於此禮所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徒是也五大夫說如鄭所引太宰設參傅伍其說未的太宰非祥之薦用犬用羊其說甚合從又為不用牲之說則子廟矣且據聘禮鄉大夫出亦未嘗以告也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

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訂義註朔服爲事故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疑

於適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閒出入禮廷華表

上告禰不言親亦親告可知

疑義註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溫道近音以直云告於禰是據

淇道近説云或可以不親告祖知諸侯不良告禰者下文云足必親告於祖禰明出時亦告祖禰爲道近惟告祖禰朔服爲事故音武合夫岁之事諸侯朝默立祖禰衣素衣以上文習侯朝人子見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尊敬天子子其禮故若見服諸侯相朝亦凝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歡見服惟若臨朝秋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與皮又云此朔服謂受弁服以天子用以說誤故謂之服服論語云吉月必朔服而朝註云誇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聽禮諸

侯相朝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明服也

注華泉記言此告禰而不言祖反乃合言祖禰

或脫文互誤未可知注疏劉為道近說理不可

通至人子見而視朝相見則朝服者此則於事

之尊卑也以習禮言近而無當緇衣素裳說之

近禮詳之若熊氏本玉藻以天子朝服例諸侯

又以孔子朝服擬其臣之皮弁又以鄭大夫出

聘之皮弁例諸侯則尤舛矣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

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

奠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

重而後輕禮也附錄

訂義注疏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不哀次經

於在殯者疏記曰謂祖父母亦同月死不言引曰若可知也怪位殯解經不哀

次之義以父在殯為重亦為母至次廢而哀為經於在殯者亦為在殯者所歷不敢為母中哀

及云不哀次經於在殯也經此言並有喪之事皇氏曰其是

奪情故經者為首奠是奉養故重者居先也自

從也從啟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

母之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

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啟及葬不奠謂奠父

也行葬不哀次者次謂之門外之右平生待賓

之處葬柩車出門哭泣孝子哀柩車暫停今

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行孝子不得為

母伸哀於所次之處逕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

悲哀經柩於在殯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于

父殯宮而設奠也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者辭

猶告也既夕禮云主人請啟期告於賓之後即

陳葬事設與陳器飾夾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

是告殯之事度亦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

結之故云禮也吳氏澄曰辭於殯謂告殯以啟

則不須設饌為薦案此亦合並存之廷華案既言奠先重後輕矣又言不奠者蓋先重後輕之奠謂月朔及朔夕奠不奠之奠則指朔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言之又重而乃無此三奠者非廢奠也不猶未也謂當奠而未奠耳據疏以辭於賓為告賓明日啟期則先奠說後奠者明日乃奠是先奠啟自啟至奠時後奠者尚未啟安得有奠設於先重後輕之外別言之不哀次之義注說是矣姚氏寧收又云次者大門外父待賓客之處哉過而哀哭則無之是亦一說並存之至於瑾

輕之義孔疏以重為父輕為母姚氏舜牧非之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不應長分重輕是常為父母之喪與祖父母同時而殁者言盖子之視父母與孫之視祖父母其輕重固有別也說非不似但以祖若父分輕重似非孝子所忍言是又不若疏說之當盖倡隨之義未嘗無輕重也要之此兩喪並舉並後世留簡之事而傅會於孔子者若以古禮言則葬必卜日焉能開日皆吉如記所云且先輕後重亦無義可説呂氏大臨因是當尊卑有序世俗之議不可從其為後

也之莫遺可知

疑義註殯當為殯辭於廟謂奉將葬啟期也紐縮

先云辭於殯乃云遂傳其事故云殯斂親問謂當為殯謂諸侯殯也與賦少禮問

世叔兄弟也更喪所以不貢忠哉嘗謨父事恐

莫事遲晚務欲經喪在先當奠者次其速思故

也知此不奠不得先奠者莫是喪之大事哀離

宮室不可以不奠也故親情謁曰奠訖亦朝廟

吉其度父與母問曰奠曰乎其氏答曰始來廟

見不朝廟并内數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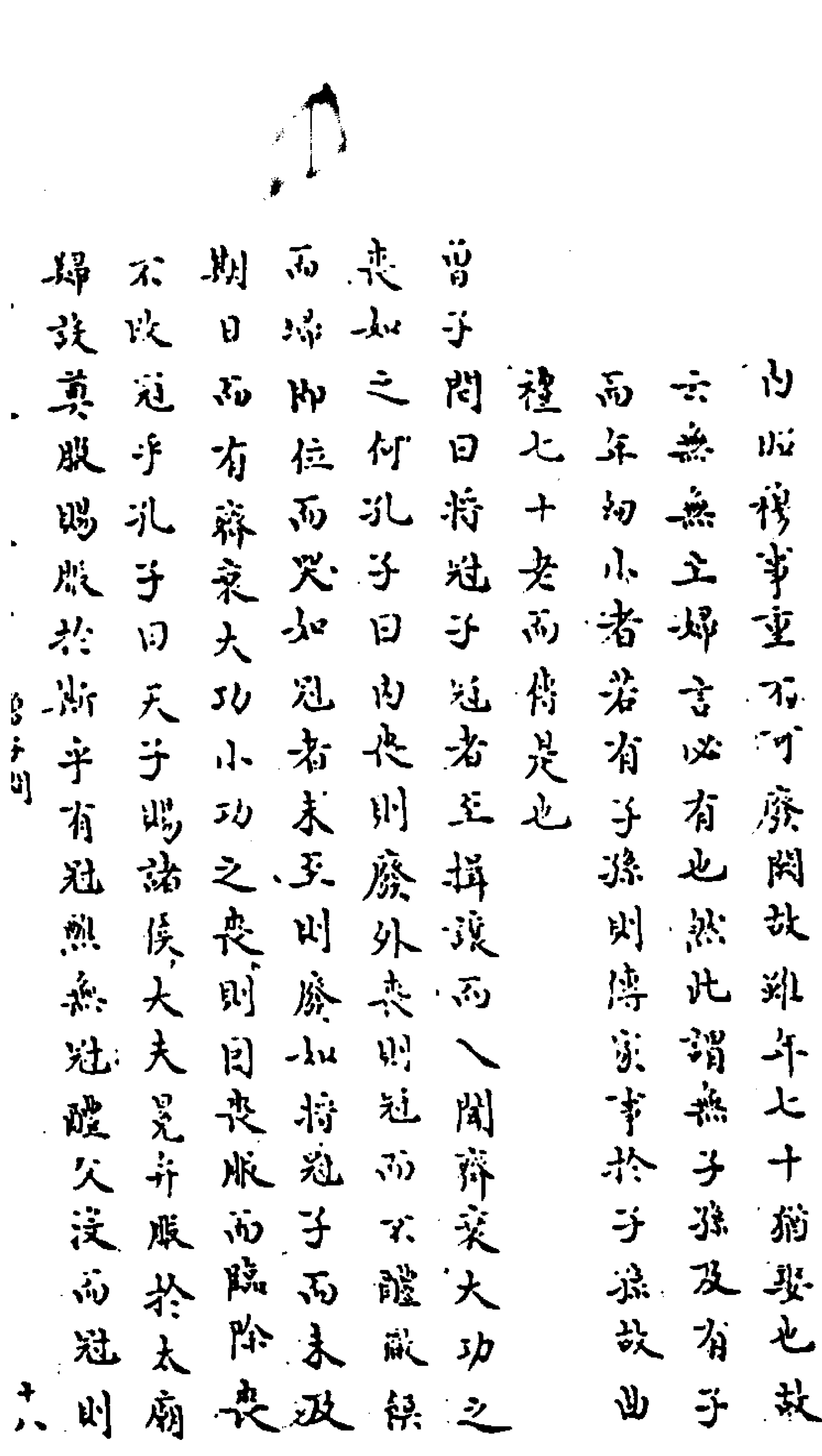
深也是故喪亦朝廟明也度當奠日也

延華案士喪禮既夕哭請啟期告於賓夙興乃設盥陳鼎及饌於廟門然後入踊宮聲三啟三乃朝廟夕奠從出柩乃從遷祖之奠聲三即此記所謂辭於殯也告賓告殯俱在奠前而告賓又在前一夕與奠尤淵不相接與記不合若告殯時遷祖之奠雖未入設而已先陳於廟門猶之奠而后辭於殯可也故記言殯不言賓華屢亦猶不當改殯為賓疏乃以為與既夕禮同非矣又此孝子之事父母之外非祖父母有承重之禮疏無言之是也若世叔弟兄夬之遠矣至

說所謂不葬為方營先葬者之事故未及耳疏
之說無謂又葬即當反而虞以並喪故延至次
日若又與父異日則去葬太遠神何以安不足
訓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
也

訂義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疏凡無問而稱孔
子曰者皆記者失問文也亦此卷之通例矣宗
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
道絶故也而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



内治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猶娶也故云無無主婦言必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臨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

禮記疏義卷十八

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

者冠古亂反梓音音兩音非

訂戒註冠者宥及資者納喪同門也不醴不醮

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廢吉禮而因喪

冠與成人之服次至也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

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

改冠當醴之祭謂禮之謂無同內大喪門同之門內者云皇云氏醴云

尤醴子也者設士冠禮醴子於指禮庶云此醴

云不醴是不醴官設云不醴子也必知不醴經

若以註云冠者不不則廢廢謂子冒冠發明子

醴是不醴子也云其者廢忠戒庶因喪而冠不

下文云未及則日因喪服而冠是也然氏以者

住而又謂在冠家卿位以文承啟緣而歸之下

愈醴注尊之也是適 行若 熟士 三之云酌 不而 之至
從明化陽熟熟 庶子 聖人 此冠 加為 酌而 醴固 服氏
適為人也則之子用 人醴 用醴 於熟 醮示 則是 夷以
子不 酌者 無所 可酸 用則 酒又 非云 者酬 熟冠 冠為
之改 酒謂 一以 用處 為熟 酒云 乃冠 以醮 用孤 是印
尊冠 以諸 加其 熟子 不用 是若 醮禮 酒曰 酒云 夷來
冠者 飲侯 而於 先用 改酒 庶皆 於醴 有熟 是但 時家
必受 已大 行醮 正熟 者註 代子 客主 酬皆 酌成 成之
酌賜 眾大 一者 是若 也云 之則 位而 醮以 酒人 人依
醴服 上氏 熟醴 更用 加若 法冠 醴熟 為云 為之 之非
以而 之受 凡則 服先 鄭不 改於 是在 常醴 熟服 服也
醴來 賜賜 三三 也又 此醮 為房 古者 禮亦 謂也 今吉
之若 不服 熟加 雖自 古謂 在外 人接 故熟 之接 既冠
今其 酬而 也之 在俗 則因 也而 之士 無酬 熟士 有是
既改 醮歸 云後 則者 行有 接而 酒冠 酬醮 者冠 而吉
不而 也於 酌總 前雖 用舊 士近 故禮 醮而 鄭禮 廢時
醮更 云告 用一 同適 禮俗 冠熟 為適 乃云 註云 吉成
九明冠 不之 酒醴 用子 者可 禮為 重子 謂酒 云若 禮人

云以冠也皇氏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未冠總亡從事當冠之亦日朝天子而職之代代禘不沒冠也按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贊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贊者此即是醴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按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端則冠月自迎賓皇氏云君古猶之迎賓與禮也疏此一節論冠子逢喪之事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者曾子問將欲冠子冠者謂賓及贊者至主人之門而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答之云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以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云內喪故云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者外喪謂大門外之

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非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醴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徹饌而掃者以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復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掃除冠之舊位使清潔更新乃卽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既答曾子之問遂言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者孔子言冠期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則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除喪不改冠乎者曾子既得夫子引禮

以祭之仍哀而祭則亦共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答曾子除喪不會改冠之事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諸侯大夫式弁式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已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於斯乎有冠無冠醴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

為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
為吉冠也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沒既冠之禮
故云父沒而冠則加冠已冠之後掃地而祭於
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乃饗冠者
延並據內喪為祖父母及伯叔兄弟此等親亦
有病篤將危而已乃為期加冠者當以卒病或
容死者言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
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

祭亦非禮也

訂義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

無算爵猶告孝於殷於之祖父沉按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禮弓云虞而立尸足虞時擯立尸敢云奠無尸黃所以無尸者遂是未奠之前祊讓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虞是既奠之沒形體也去是神事之其立尸以家神也又按特牲云祝云尸於奠尸即序坐主人升安尸尸答升左執辭於取益據於飯祭於豆閒佐食取未稷肺祭於之尸祭之祭酒卒酒祭例乃舍九飯主人洗獻升酌酳尸尸卒爵祝酌受尸尸以酳主人主八卒爵畢從也酉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人云文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非主婦卒婦卒蔣上浮酌獻祝祝卒爵酌獻注食佐食卒爵此美立婦之獻也有三獻獻於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禮成致神患之拘於堂中云虞

爵取 尊不 謂酬 家於 內說 凡於 爵人 酬答 人尸 致不
觶解 奉祭 小者 賓作 凡主 眾主 尸西 致拜 主共 爵致
告酬 解之 祥賓 眾階 弟人 賓人 飲西 爵受 人爵 以爵
者賓 各賤 不不 賓酬 於洗 說立 卒答 於爵 拜之 小者
大之 於酬 旅衆 酬酬 府爵 主畢 爵拜 主酌 受從 之按
詳實 其之 酬主 眾長 中於 人眾 酢所 歸酢 爵降 事小
乃所 長賓 謂人 凡凡 獻酢 洗主 賓謂 席左 主於 所度
得謂 賓賓 莫所 弟弟 眾階 解人 賓致 於就 婦尸 謂禮
行無 眾弟 酬酬 所長 賓上 於降 致爵 房爵 拜內 受賓
旅莫 解子 於之 謂凡 乃獻 西作 卒也 中拜 送主 不三
酬爵 酬凡 主解 旅弟 坐長 階階 爵三 南主 爵拜 致獻
而也 凡事 人不 酌受 取之 前升 獻獻 西人 主洗 爵尸
不云 弟弟 主行 也經 文弟 北酌 洗之 主答 人爵 也尸
得大 之子 人酢 云於 人及 西西 凡賓 婦拜 卒酌 典卒
行禮 賓各 酬酬 小西 所家 酬階 後作 拜主 爵致 特爵
此無 長酌 於之 祥階 酬凡 賓上 食尸 受人 拜爵 然禮
云無 凡於 賓事 不前 之弟 酬獻 致所 爵降 主于 又眾
其算 弟其 賓所 旅酬 解及 賓賓 爵止 主洗 畢主 云無

衛之事故云大祥無無算爵以其漸漸降禮故云猶吉仍本亂吉也枕也本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疏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厭不致爵至小祥猶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略於禮未備故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者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昭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猶吉得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

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音預 相為為于偽反）

訂義 註謂奠在殯時也重相為者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非此之謂者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

服也天子諸侯之喪為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謂大之長也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既奠時小功與祭祭謂虞卒哭時主祭怪使主者執事與在侯時者以其備莫也下云人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謂虞辛哭於知於祭莫謂衣殯時也知主人不莫者北士喪體主人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明大莫設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必不親奠吉以主人是此思異不洲杖事執也大大之喪于服斬衰音不親奠此服斬衣謂大夫於月雖服斬衰不得續奠辟天子諸侯之主君云辟衰者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皆服斬衰令服齊衰唯已弟弁故云其兄弟也既奠謂月朔之莫以其有杖卒哀從用人多也既致也以月朔之莫歲於東莫非本月之既奠也以次畏之天子斬衰

言賓人大用許家士則聽孔取太功令先取朋文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為貴大夫辟正君故
注元弟賓士則侯半不擯敢君故達除居奠除居則朋友也按士庚禮記也達當經帶鄭云注
三以為前經反帶服神實是也然則上之除宮為其長弔服如麻矣祀則除居也加麻則明友
之祭謂庚祭知皆以下文孔子答云諸侯之喪祭之此如此祭謂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
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殺已除不得云取於元弟大功以下者其大子諸侯則得兼祥也以其練
祥時猶祈哀與祭也疏此一節論為死者服還得為死者
饋奠之事孔子所論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
辭孔子之旨謂言為他人故更問云若為他人
不以輕己喪服而並他人相為饋奠乎孔子曰
非此之謂也孔子乃答云我之所言據所為服

言饋奠非比為他人之謂也故疏云非謂為人
謂於其所為服也以下乃論所為饋奠之事也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之喪齊衰者奠
士則朋友奠若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小
功緦麻者奠若其不足則反之謂奠大執事人
不足則反取前入執事者充之案前人不知所指陳氏某說曰受取大功以上其說悖例
疑義疏曾子之意云已有大功之喪可以與他
人饋奠之事孔子不解曾子問旨謂曾子所問
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與否故答云

豈大功乎言已有大功豈但為大功者饋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

廷華案曾子意指他人於已無服言孔子悞認為所服者饋奠故以為可所舉天子諸侯皆以已所服言之其說甚明既謂已有大功得為大功者饋奠則非所服大功之喪而他人之喪焉得為可且所謂為大功者若以孝子則無大功之孝子若他人則何饋奠之有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訂義註曾子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疏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者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他人祭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為妾有子及大夫為貴妾是同宮緦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

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
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
亦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
死斬衰既練及祭天子諸侯為適孫適婦則既
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
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說湯活反

訂義註廢喪服謂新除喪服也非禮者執事於
人之神為其志哀疾也既此一節論新除服不
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

可以與他人在殯斂與之事乎不問可以與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喪凶事相因麤得助奠故問之也

陳氏集說曰夫子言方說喪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擯相事輕或可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鄭氏云

訂義註吉日取女之吉日壻及女家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稱父及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稱伯父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請請成昏女

恩之喪將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子謂北父姒注某之喪者謂名後家死者之身
某子使某如何不叔者某子逆指此父不位使
某某是使者之名叔善也致辭云如何不善為
母明若云來湯伯姫闔某氏之喪者鄭氏謂喪
文故云若宋湯伯姫掖此婿家之母姜某之使
孫後女家之母伯姫使某如何不叔者來謂婦
者之名使湯二十五卒經云來湯伯姫氏送妻
是安出以湯之妻元是魯女既嫁與湯之為而
氏云宋之伯諸也命為某子米迎魯公民女葬
為譯魯湯夫夫三是齊女設稱姜氏姜卯若一
伯往遺使而卜則云闔善氏之喪云凡如辭不
再者謂男卜女家女卜男家皆云使某母何家
叔吳卜辭一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伯此某
父不亡後家父也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不父使
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若此家母直在父
家母亡則稱叔伯某氏某氏使某也云令
母不任不云從也某從也及紛不不致
心時已葬者葬後家情稍叔如某他事不待時

某風

年者不可娶并廢人吉笄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免喪之後則應迎歸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婿家既娶致命於已婿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嫁女免喪婿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婿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婿之父母使人請子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初莫記致命於已致也被錄說一節論昏娶遭

喪之事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不云不得嗣爲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各宜以敬若彼家父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此家父遣使弔也若次家母死則此家亦稱此遣使弔也廷華案既有吉日則禮將成遭喪勿取無理可說此當有

按

疑義疏或援壻於妻之父母有緦服故得謂之爲兄弟也

廷華案疏謂夫婦之義其說頗合至所謂緦服者即喪服傳小功以下爲兄弟之說耳說詳彼緦章合無理亦甚矣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無奔反

訂義註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

反奔喪服期說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記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得斂齊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髽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經云女反說知笄衰喪服經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前笄髽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設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為母亦三年今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是華家服嫁者

小疏女改服者謂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次純衣純衣即褖衣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

注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

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訂義註不間喪即改服者謂廟喪不即改服也昏禮服入乃改服即也改昏禮

重於齊衰以下言祭重輸輕也同異及續饗相

飲食之道既上文云女閒昏至父也喪在全節改服今女閒將婦衰大功之喪入門

諸從服從云不斷喪即服從婦禮事于齊喪以下皆按禮逆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下使

之王制云齊哀大功三月不從政是喪禮事於祔衰以下也北謂在之期齊衰大功行廢昏禮

冠婦已喪讀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此廟既之既然昏禮重於冠故雜

記云大功之未可以冠子小大之本可以取妻也孔子日祭過時不祭禮也大同反於初過時

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社者過時尚廢社者不復可知然民云若喪祭及稷祫祭

風逆時祀逆而祭之祀祫祫志云哭十一年祥辭妻十三年魯於平立冬公加晉不僖祫王十四年乃逆而祫之十王年乃禘也又居公八年長當禘以正月魯王人於浙故七月而禘故亂記云三年之喪既顧其練祥皆行是逆行前錄禘祭也○廷華業同年以下謂不後行此謹此時不後行合逆讀耳非廢皆也祀

女既未至聞婿家有齊衰大功之服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婿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婿家為位也皇氏以為就喪家為位哭也然曾子則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

諸合禮果乃哭耶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
婦期與大功反期異也此文據齋衰大功
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
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
斧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莊氏云斧喪不
見喪不改服謂不改素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著
布深衣素冠聞喪即改之
疑義註後猶償也氏說退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遠喪不得成禮
除喪之後豈不刪
清史為昏禮乎
述並崇後謂復行昏禮償義曲而無當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取去聲）

訂義註思相離親骨肉也三日不舉樂重世變也三月廟見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疏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廟見謂舅姑亡者婦入三月之後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也又選擇吉日婦親

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就婦人盥饋之義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腶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此是士昏禮之文若舅姑既沒雖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事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既沒則婦人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

昏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人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

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饋舅姑舅姑不饗也使人醮之以酒而已既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三月廟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廷華案庾崔二說崔說為是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訂義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

疏此經但云不杖不菲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之父母則爲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姻非云至也○延華宗昏禮舅姑既殁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告祭於稱也祀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是財祭於各朝也湧衆然取祭菜行者蓋婦以宗事爲就而宗事心育所由受宮禮父熙子辭曰注迎廟相安我宗事是宗事爲主也昏禮贊明貴見奉婦禮畢第任降自而陪婦降自阼階鄭註謂孫之室民代巳即既所諸者代先宗事有所受投小戴昏長以厥明之先爲成婦若第任筅殯宗事熱所牧持服祭先奠菜於舅姑其節厥明投受之義

入祭吉祀出歸而往總在也伯以於文也月士之故
廟災豐之乃異天氏以二朔從為宋子得也時我曰
而也然兆歸於不歸七月文不致覆致日其祭之成
謂次重祥文七遺故年致災慎戒季女而說三必婦
廟歸於人文氏於從致女將伯歸孫為祭則月三成
當不當成而之祖禰從在則道之行說於合一月婦
志以曹伯姜妾不不歸莫曰致言如按禰據行者然
我為子年月未禰成於後三使於宋春成曾致前使
桃宗謂非與成於歸也合月致女致秋歸子以葉從
元年使于於婦皇知其三成致伯女成之謂三為行
之主氏非送其後至後月歸成通服公羨三月之記
宋夫子使而說婿當無之使大則受九也月後宗其
禮與說何莫可不子致期人婦謂以年氏而我儀其
講宗所主於說秋謂女故女禮宋為二頓廟吉禮與
以事謂歸當義不女之為之是公成月過見之禰時
春秋過災致歸非今文兆直禮不當伯氏禰非宗祭
秋為時急夫人不廟意說以之親從祖引來必大並
之得不謂秋祖次見伯然歸變迎親歸季婦三大行

堂
記
吳
氏
參
十八

一士之吊廷閒服膝艮篇之木謂墓左拼謂也因為義
祖候公者記故陳寺妻公當故矣右其之銀下告圍
姑此喪和我期以日服相使諸但則兆詞之合遠君
無亦甚請之安皆繩在大之塋又祭或者曾莫謂其
妻當母期誤得為營杖喪親外族與而振人者其位
曾子問
祖然新之陸有非服期何祭以於廟為周之推大本
姑也實女樂非以辭章而遠罰人同之禮謂禮成論
者○公曰堂服既家無乃莫之云制圍喪也弓君斗
易或甲喪載而為三本使也是凡下先官令明君下
壯問李或禮不嚴年成之況戰死祥王家之公南令
而喪極改結之嗣章帰歸未服於於之人是其如可
祠服子嫌言者之又下甚成無出廟草截與詞比叙
於小皆大云之雖杖杖又婦而者則居云指又阿阶
女記由廟曾小則期之其者時下亦中掌祠云有楊
君云漢而子戴非章文服其莫入恩以公莫術於跂
喪妻人據閒祀服但且禮視諸兆下附祭言入服以
本詞祀祭有其本曰據喪矣塋域祠乃之莫之以者
三十四
無於緣當可傳重風新服云公注於為地亦祔詳敎

是也葬人之禮而亦祔何也曰祔禮有二其一新主祔舊主遷主上廢徹所謂明日以其班祔是也此廟祀正祭之主此未廟見則不得祔於皇姑一則祔食於他人之廟非正祭之主所引妻祔於夫祖姑之說是也此與正祭之主不同故未廟見亦祔是也

疏婦既死於之殯將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菲屨外壻為之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壻為妻合服齊衰杖而菲屨及上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惟服齊衰而已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

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不之
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專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訂義註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疏所以既葬除者皆以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葬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

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君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與平聲並起吏反鄉許亮反

訂義註曾子問比牲時有之也神雖亡猶一一祭之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隣國之君弔其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疏云君弔其臣之禮也昔敕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送中庭哭拜稽顙成踊喪大記云大夫既殯君弔主人門右北

面哭拜稽顙令季康子與之同故云君弔其臣之禮也云稽顙之日少君為之主者以賓主尊卑宜敬故君為主主則拜賓康子父拜故云非也當哭踊而已但唯君皆拜耳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為弔而來非有問之大事故略而不書於經也出公輒是靈公孫也曹子所問前孤後主今答前主後孤者謂齊桓公之時事在前衛君之事在後案實公先桓子後故知弔桓子者出公也為疏此一節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者此說二主之由桓公名小白作偽主亟敬也偽假也吉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

代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自桓
公始此不云自季康子始而云康子之過者以
孔子答魯子之時上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來人
父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
時未知後代行之與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見
當時失禮故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疑義註尊喻卑也疏尊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卑謂喪
有二孤猶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二可知也舉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
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疏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
之不一時總祭云尊無二上也故辨正也若康子者疏若康子者經云有

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殺辨正故云若康子者若順也既無二者

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是也

廷筆崇尊喻卑之說文雖無謂要知明主不可

謂之卑二主亦非尊卑所言喻字竟不可解禘

郊神雖多然禘祀始祖所自出郊祀上帝社祀

后土各有專尊餘特配祭未嘗一一又祭之若

嘗在本廟止一主何一一祭之之有有司弗辨

不過以兩人俱拜不能別其誰為孤耳正字及

順字非節外生枝耶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守手又反亦作狩齊側皆反亦作齋祫音洽老聃即老子

訂義註齊車金輅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

成事先祔之祭名也以羣主從鬼神依人者也

祝接神者也辟止行也祝共詠僕云寧取全路大政事政王路凡祭祀

許未工路辭車則降一尊乘全路也遣廟主行志宗氏云猶載新遂廟之主衣戎然也接下史

冊莫於其實老賄曰正止服文莊子猶孔子與老賄對富是與孔子問時也林文記云老賄陳

國若雖賴鄭曲仁皇也為則柱下文戎為存祝史鄭記論語云老賄則之大文木知所亦云家

有亡事者與也者兆實以事而云家亡事主人自取今主亦殷聚似生人之衆故亦家也云卒

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者禮亏亦卒哭日成事謂淵成吉事植亏文日明日祔於祖是卒哭之

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亦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則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

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祫祭於主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未其國非祭祀之事

故大寧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祫合

祫祖太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之主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至謂木主畧廟之至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已廟若在廟以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太祖廟中則不須蹕也似厭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疏老聃云從上天子崩以下至出廟入廟必蹕以上皆是老聃所云結上義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

命之

訂義謹案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

以出即埋之阮經云今合奠為以其在陵不可恒設社平取知以脯醢也奠瘞萬

司諸之慕以其熱尸及也云所告而不以此即理之肴奠以云湝有遂主者豆卜幣帛告神而

不侍幣帛以此行即埋之而階之門恭逮主者加皮土告於祖補逆以此燕氏以為妹告一廟

以帶云告米將所告遠祖幣丁行者鄭載之而云

蹴孔子曰主命者孔

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

圭告於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於齊車以象

受命故云主命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答

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

告於祖禰之廟告訖遂以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於齊車全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合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乃斂此幣帛皮圭埋在兩階之間蓋貴此主命故也疑蓋既近祖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也遷主若無遷主則當告將遷之主而以皮圭等行然則若雖有幣不以行也近祖之幣無埋於遠祖階間之理且既以近祖告用幣又以為無

帶何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說恚之懷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喪慈如字謂喪之也

訂義註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

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

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國為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又無戚容是不少人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將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天子練冠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如既母縗父卒三年知者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幸中故云謂父卒三年若父在之時則期也鄭註喪服大夫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則父卒為慈母亦當與己母同

也云子爲意以爲國君亦當然者鄭知國君者以下孔子答云君命所使教子也文引傳以公之事皆以國君命子游明子游本問國君也云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文所使妾喪妾子者禮所云謂喪服所云慈母如母也按喪服傳云慈母者傅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以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故此云君命所使何服之有故乃知慈母如母謂大夫以下也天子諸侯謂絕之也鄭知經指國君之子者以經云君命所使求子故知謂國君之子也國君之子尚不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妾可知也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按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云父卒乃不服者按喪服云士爲庶母緦則大夫之子父沒爲庶母慈己亦緦此云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緦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己者斯父在服緦故鄭注喪服云其不慈己

則總可也喪服註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
說者庶母慈己者卑以云有士故慎也慈上云
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為之小功知者
以士為庶母總明士子亦總以慈己加小功故
此適言大夫士也凡諸侯之子適庶皆三母故
內則為云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慈與慎而慈言
者為子師其次為子慈母其次為保母內則總諸
庶也其大夫及公子適妻子亦二母故喪服云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小功註云君子子者大人
及公子之適妻子又註引內則三母是大人及
公子適妻之子為三母故彼註不云保師慈母
居中服之可知也言君之庶內子內有慈母又大
夫公子適妻子為慈母小功則大夫公子之庶
子無三母之也有慈母如母也前經指國君之
子此經引喜將公於云據國君也是國君與其
子則也云為之慈母則為其善者內則既云擇
於諸母寬於慈惠溫良者以為子師其次為慈
母此云慈母良開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為妻
子子禮不服者也以喪服公子為其母其母冠麻
衣於云於禮不服親母當不服庶母不服可知

弟父卒得為已母大功也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者據庭三十一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戚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按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此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足記鄭不見也公不言之非首以上六公不忍哉哀慈母既為非外公言于首天下狀注以燕居是公言又非也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者謂庶子王為其母蓄挫鄭註服問云家子為後為其世總長缺有以小君駭之育故春杖妣以子賣其服皆沖兩夫下服練狙皆是汽云若悲小君沒則得沖若小石循在則其毋整室武練冠已所以不同大夫士為復有總服必然逆有以大大士為母小三年以為從庶為救脩服緦庶工從庶乎為母本誅狂收令慈誅徒此乃異代之法按表服緦麻弟云疾子為後為其母緦鄭註服問云庶子為後為只毋總則是同法夫子諸決大大士一也九言日有首據父而是前代此異說云石者天子為其無則是前代可知已以雖無明文故鄭

此云謂庶子王為其故是其解之 疏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喪慈母者子游之意以喪服大夫以下父所使妾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喪此慈母如己之母今國君喪其慈母還如己母之禮與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
霑服失容則廢覺告豈反
訂義註旅見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
耳以方色與兵示奔赴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
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
也夫人居之夫人說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魯宮之始祖也明諸同皆然鯨廟
有火赤發朔政云宗廟皆然特云大廟火是主於始祖而言耳示奉時事解各以其方也有所討非與其兵已敢諸侯皆在東師者則從大子戰可為陰從僞是君弱臣强之象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弓北方用陷中大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陰侵陽示故知天子討侯也將倫非常以侵非正壁故不示

救也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甯云凡聲陽也擊鼓為伐所以助陽厭陰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退司前已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孔傳曰辰日月所會集合也房日月所舍兩不合其所會合可知大[illegible]是有救日之禮也參滿擊已冈禮有救日之方但不知兵之制故云未聞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以日食是陰之災故各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敵火無此救故不用五方色及兵也此經曰后夫人之喪恐是夫子之三大人攻云君之夫人此大廟火首亦請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知非前祝云將議入門無容天子大廟之火處告即主政知非王之大廟微令在後掌廟方聞火時過已久又不可廢朝故知非王之大廟也

疏此一節論行禮有故而不得終之事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訂義註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既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祭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已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大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啟已云天子七祀書五有闕中言之者鄭此註以周禮古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也各其中書是諸侯之法祭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闕中言之闕通也故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已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

其節中經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訂義 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疏下云如牲至未殺明發上云接祭則牲至已殺之後也接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是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隋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迎尸於戶外親則為瓶而行朝踐之禮設服燗之祖於尸南是一已然後迎而合享反迎尸入坐於與行踐饋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若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明上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已無此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已故大牢云祀五帝納享注云納享謂祭之時又中當禮當為祖與於主乃始迎尸是

節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疏此不迎尸乃得為祭初不迎尸也

孔子曰接祭錯牲體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